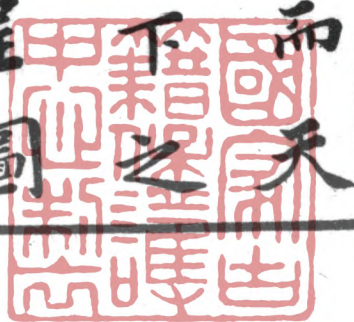


墨解一

夫默則不言，則不默。墨者，默也。而天下之言，不歸言，則歸墨。何與？蓋天下之言，有有待者，有無待者。爰自河馬呈圖之日，天帝兩粟之年，言以不言，實開厥始。點畫既立，書契繁興。蟲鳥分形，櫛象異體。言斯盛焉，使必待言而言，則天下

長永鄧振鐸西齋



之為言者冥矣爾其竹書木簡丹漆汗  
青心力彌勤資用恒苦能言之徒病之  
惟夫取材于方寸之間舐拭于俄頃之  
際措穎既具經緯畢章敏則有功大而  
可久則未有若子墨氏者也夫上邈義  
軒下迄近代其為歷數也夥矣內紀中  
土外暨譯賓其為風物也殊矣麤舉有

形精入無朕其為情狀也博矣玄符寶  
籙之詮神經惟牒之秘野史釋官之載  
金泥玉檢之文釋部道流之箴絲綸黼  
黻之具夏革不能窮隸首不能算意所  
弗授口所弗傳一切于墨烏是藉褚先  
生不得則束手而無所事：毛穎氏不  
得則掉頭而莫知所之若是而天下之

言安得不歸墨哉子墨氏方且立不教  
坐不議顏然無營闇然自得不競雌黃  
不爭蒼素希夷恬澹以默守吾太玄是  
言滿天下而不失吾默者也老氏之訓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易大傳曰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吾以是得墨之解

墨解二

或曰有形之物皆期于盡子墨氏德剛  
至矣而壽不及研有諸曰不然夫質非  
金石而歿以久存者惟墨而已余讀子  
墨世家其先為翟道侯摩頂放踵以利  
天下世載其德改封為即墨侯傳國既  
久復遷于有松之墟為松滋侯已而追  
念鄒魯故都文獻所始徙歸嶧山之陽

為桐鄉侯歷數千百年而不失爵土享  
有令名非與時磨滅者矣墨氏蓋善晦  
善明善麗善入晦故其神不馳明故其  
精不蝕麗故其宅不毀入故其質不渝  
學者載籍極博曆象以降述作代興述  
相隆殺子墨氏至今爛然在焉雖閭用  
既塵而黜素無改此亦天下之至壽也

已且夫夏后氏之璜商祭之鼎周召父  
之彝夔首之鐘泗濱之磬可不謂至堅  
且貴者乎然而玉或以碎金或以銷石  
或以泐千載以後水所謂璜與鼎與彝  
與鐘與磬而不可得而所以使後之博  
物君子知有所謂璜與鼎與彝與鐘與  
磬則子墨氏力也彼端溪之產銅雀之

遺孔石晉銀並稱貞固試與子墨氏譜  
其世系絜其修短不可同日而語審矣  
語有之死而不亡者壽其子墨氏之謂  
乎

萬曆甲辰閏九月豫章羅憲凱為友人

程幼博撰并書



墨談

濟南臨邑邢侗著

方于魯墨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撫取勝磨之  
若糝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烟寥天一殊謬不  
然左司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艸細  
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  
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篆

籀填銘鼎敦饗饗神恠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  
出妙集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鑑梳表蠟裡無  
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四十一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  
畧無肉華磨之鬱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  
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招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屬  
上清高華鮮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

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僕十五年前于都下得一挺署記為辛亥政與  
我生之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閱幾家梅月幽  
香迺落余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  
之彌堅即煩博浪一擊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  
磨寶若軀命再三十餘年擬作河間壙中狗不  
復令從世代間磨人  
余姻家齊河尹大將軍一日談墨即從秘緘中

取一丸見遺謂為胡元時物兩首作銳重可三  
兩醇黑無一字款識第絲絲起髮理太樸中窠  
含光恠似北地松煤劑想易水耳孫流在中原  
者差不失彌祖北法耶顧家婦清心玉暎正何  
必黛眉鈿額廼始為佳

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  
攘取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  
趙宋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邨舍女兒  
畫眉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  
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御數墨多龍文采翠  
表冒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棄朝  
曦芬溢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荷露清  
遠韵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  
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  
水不漬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辟  
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蠅頭拓篋方丈利可截  
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  
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氳木石鬱其爛熳韻  
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隃麋菜勛  
不減淩烟  
墨欲至實之則烟沉墨欲至虛靈則質清實實

虛虛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  
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  
剉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尔尔墨月可盡一笏  
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  
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豨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今歛製墨銘云尔僕

不深知墨法第以臆測恐豨膏不能取汁清想  
以糶勝耳糶勝非墨所繇得貴也鹿角作膠從  
來稱尚何渠不辨此乃辨豨膏抑亦宰夫多於  
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嗚噉

余托同年友巡江孫侍御為製數墨云是受方  
氏方畧磨之糊筆不堪作一字百計為墨原不  
可得貯之四年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  
得數挺愈益不任側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

棄置曰自失笑非真賞流

于魯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夷想心手與世代  
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胙耶倘亦別有秘合  
獨為司馬公出一辨香故司馬据實標目乎北  
士局曲井蛙不免為墨氏司馬氏椰揄

筆附

頗憶李唐筆工用羲之法製數筦筆餉柳誠懸  
誠懸大志謂不中揮染工人復依今製重釀柳

乃大加稱賞遍為延譽工人夷然不屑遂用是  
定右軍誠懸光價良工苦心亦大高識大較魏  
晉間布豪如鐵一味整健下此便取隨指腕柔  
調安得字裡銀鈎僕私自語世有辨筆人廼能  
辨書談何容易

墨經

夫文字之始八卦也畫之奇偶有筆跡  
而無筆制有墨意而無墨質詩與所詩  
而和無所和至中古垂裳之治興而墨  
與俱焉墨者晦也以晦而明故玄德闕  
焉余于幼博伯兄所治墨而得之以堅  
者尚其實以色澤者尚其華以苾芻者

為其馥以刮摩者尚其飾、之鏤珠燁  
燁而光緣之丹艧灼、而美此墨之兩  
甄者也制器尚象博稽品類為規為萬  
為蔡為尖為直方為幼曲雜出而不齊  
此墨之百埏者也然墨之始作者必先  
之烟、不易成古之取烟者或以松枝  
今則煤賤之美或以敗漆今則煤毒之

矣桐源興而松煤與敗漆廢故刻木而  
規之水規水而實之沙、置鏹焉草染  
紫茜紫草而炷之染取其彩茜取其膩  
上覆以殘殘遠燈則烟散而溢鏹近殘  
則煙撲而濁卑高中度烟力乃勻點煙  
之人燼火燼而候火候支鏹酌液一日  
之力鏹不能以百什掃烟而收之不能

以銖兩計則以墨之計烟者研也火候  
有文武而燼烟有麤細始燃而力巨焰  
高其烟穠者下也久之火力緩而烟  
裊者輕清上焉中也又久之火力益微  
烟而非煙氤氳縹緲收焉上也故烟有  
三品而和墨因之則以墨之別烟者銓  
也冬之日寒氣凝而烟聚夏之日燠氣

蒸而烟散故惟春種之候為最良焉人  
不能往步離火者不能頃刻損液者不  
能絲毫離草故點烟之人穴薰而坐煬  
為鬼為魅黎黑滿體烟者穢者惟雙眸  
則以煙之恃時與人者專也烟成矣而  
膠和焉烟以斤而膠以兩過則滿不及  
則散而一稟于中庸以時宜則燠之用

少寒之用多春種隣焉以地宜則西北  
風烈從燠用東南氣鬱從寒用中土之  
間從春種寒燠用代郡之用鹿角楚之  
用麋角吳越之用魚廣之用牛革晉貴  
精且潔焉精則益瑜潔則損瑕膠負實  
而墨盛膠力久而墨堅膠清淨而墨純  
惟純如精惟精故化、不可知力不可

助烟與膠之深相入而化相禪也烟膠  
合而掘地杵臼之以萬數計舉其全也  
杵之而凝蒸之火蒸而後杵數杵數蒸  
計萬而半之不復能受杵矣火人膠人  
以寒燠並以調息候杵人非強有力者  
莫任則煙与膠之用兼而操烟与膠之  
用者逐、而便、也古之為墨者為螺

為丸為餅為方為形也乃今之有形則  
摹兩間之能事竟千古之人文巧則僮  
師斲則輪扁雕矣則宋楮郢斤光耀物  
采則懸蒸結綠芬芳郁烈則蘇奇蘭麝  
此墨之象物而不用者鮮也古之為墨  
者塗以金箔繼之畫績刮摩之法未之  
前聞也塗金廢而後畫績畫績廢而後

刮摩潤則玉光則鑑細膩而滑則軟膚  
至美漆而油煎、而漆烟玄元若存霧  
氣綿、初今嗣古其法無前又墨之愈  
制而愈妍者也古之善墨者自奚氏父  
子而下可入水不壞收藏之法將焉用  
之然古人性、闢父房事養券貴則緹  
緇重則豹囊置之重筭環以熟艾甚則

置之爐炭灰隔以遠沾濕辟蠹蟲去膠  
氣益黝色是藏墨之道兼也得其善為  
藏者而後善為用收筆無挫穎楮無截  
鋒研無穴蹟字無凋落謂墨技乎哉而  
進于道者玄也勿博凡治墨經年而成  
成經年而後蓄、十年而後藏、三十  
年而後傳、百年而後用、百年而後

得墨之全也吾不知其然而然也  
萬曆辛丑竹醉日

程寰仲輔南撰



秀州包衡齋平書





墨賞

體曰象陰買唯守黑動而樂水

言因顯然凡民省云應君莫克翰

濡五章系名大國古人法身造紅

今時嗟其指白油筆如雲書如

測瘞匣見傳於許之真袖入

乎王勃子載心去余多天房四  
海手澤無逾古歎

豫幸朱多贖



墨貴有序

程幼博氏口銜碧雞之辯手握雕龍  
之文英、朗照個儻負義少遊太  
學一朝名動公卿間後乃稍不偶謁  
授鴻臚非其好也無何罷歸復遠  
家難久之寬扶姑白益飲其個落精

賤之才卓犖不羣之氣游神玄默  
沈之乎子墨氏見意愛惠康閱歷久  
合章由莖庶哉能守其黑矣以如  
其制造精美殆駕超軼谷上之近  
代羅蘇而下所不復論然奪天地之  
工窮人物之愛猶家稍露其才者余

讀所論者生平勞騷不平有之扼  
擊將消壯心轉餘年其在是乎  
詎曰以觀墨磨人也聊為貴而歸  
之贊曰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含  
陰也上清下濁造化利矣陽明陰晦

黑白分矣墨從黑制翰以墨形闡天  
之秘洩地之精作用宏矣

龍門山人宗應昌贊



程君房墨贊

墨德何狀博大通人章章則智黯黯  
則仁靜涵顛秋動寫熙春用如散蔗  
成似傳薪能空所有不私厥身孔墨  
乃甘楊墨非倫君房落穆夙有勝因  
桐茜作耦烟膠為姻勾出萬恠驅彼  
百神香分鵲尾色並龍唇光能奪鏡

廉或剝珣用之不冥藏之不塵重玄  
同戶三昧通津滌如石如終古固存  
彼人奴哉誰能效顰

吳郡外史氏馮時可撰并書



玄元嘉祥年聖贊

贊中秋余亦程巨源齋既四方泉  
護王素之品及聖品如良新都、  
如良秀博、如良此品減之良然巨  
源為素贊之四

玄無形元無名象湧質靈初生明  
聖息之興新集大成曰法粹精

意九收一日定西邊墨筆者曉款  
 橫歟未竟嗅花枝拉筆之法日光  
 例射研池晶墨筆騰起花筆助  
 之立為一快

緣筆祝世祚



程多持墨者

維墨之堅柔杵成負雅

墨之光點如漆祀事一祝

其適心為出亦點極更藝友

解通墨家為九波海安之白紙

中多鬼之相極等月如晴水  
多海神一室一嘆成字物終  
象也

以形主士驍



墨贊

庭珪言造紋犀堅玉此派未泯點歛繼躅  
灑血刺心隕糜嗜酷碧松精合金壺光矚  
窮工極妙入浮提局化小道士頻來踏躅  
黃金何物九子寧贖我款注易思澹如束  
願乞一丸以解桎梏

五鹿董後亨



墨苑讚

固元斲雲玄趾導瀆團龍膏擣月桂羅  
三寸搜百禩天孫借巧工倭竭制妖感君精  
謁帝韋誕顓蒙奚超未濟玄之玄進乎技  
寸餘三千武昌市盛以豹囊更重筭世磨墨  
墨磨世

吳郡嚴激



墨贊有序

嘉靖甲子余受業北雍始進之日蓋與  
新都程幼博偕久之解去丁卯春再入  
幼博亦以是日至秋九月卒業歷事司  
寇省中月餘幼博亦踵至西省如是不  
期而遇者三事亦奇矣自甲子至丁卯  
兩人日夕過從情逾兄弟詩文之暇見



幼博酷嗜古墨人有携晉唐以下遺墨  
來售者即殘缺過半必以重價購之余  
調幼博子有墨癖墨將磨子卒未余甫  
釋褐入侍交戟時幼博尚困諸生留滯  
京師余每休沐未嘗不過幼博否則以  
巾車逆多博爾汝交情無間疇曩及余  
解組家食多博尋宦鴻臚而歸南北閱

越逾十餘載客自新都來者詒余嘉墨  
瓦上署款君房余蓋尔知君房為多博  
別字也嘗聞鑒賞家言君房之墨妙絕  
今古蓋晉唐以下韋祖李潘諸公製法  
悉取松煤質難潤膩輒近世易以桐煙  
澹漸良矣幼博研精極慮務殫其技恍  
惚看神人啟之俾用漆焉是以其法益

民光黜莫狀即墨苑中文人士士之所  
揚扞猶未足以盡其妙也自幼博之毫  
一出不脛而走四夷海內販夫賈豎莫  
不知君房姓字壬寅冬多博從塞上還  
訪余草堂詒余墨數丸并所撰墨苑余  
縱觀之然後知今日改墨之君房即當  
日嗜墨之幼博耳幼博別去余試其墨

諸品林質咸精而玄元靈氣幾于神化  
意甚寶之若隋珠和璧不忍釋手爰作  
短贊思托不朽自非瓦礫何以彰珠玉  
之美乎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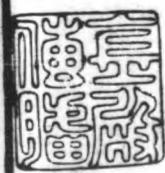
太極之精煙 二 煜 二 萌芽剖判宣洩人  
文圖呈書現點畫始形編簡濡漆勒史  
傳經器巧漸備蒙筆蔡紙體晦象陰墨

名鈔起漢重喻糜唐珍易水藝苑攸先  
鑿甲莫比漳臺石墨上黨松煙張永遺  
法潘谷真傳如犀之文如玉之堅仲將  
一點書倍精研我明良工競採桐液燃  
煙和膠輕清無敵產于歙州傳來京邑  
今足卑古名言嘖嘖猗歟幼博嗜墨殊  
深旁求載籍攷古證今既窮其法復會

其神用漆之妙肇自厥心淵然以潤黝  
然以黑色奪玄霜光逾蒼壁魚腹藏膏  
金壺歛汁蘭芬麝馥邈焉靡列厥質既  
精厥式更良上下兩間週迴八荒畸形  
詭蹟模勒輝煌張華罔識齊諧未詳館  
閣鉅公山林秀士長篇短什標竒頌美  
如雲如霞如錦如綺自有書契莫之能

擬文章一事經國遠猷子墨客鄉功難  
與儔我 明文運爰出千秋異哉程墨  
展也匹迹 聖主右文時御東觀親灑  
署書曰星同燦鴻臚近臣曾侍霄漢瑤  
函寶篋允宜陳獻

趙鵬程汝圖父撰



墨贊

凝霜之白汝涅之而淄汝復何知青  
鐵之堅汝磨之而磷汝復何心誰  
能與汝格誰不藉汝德既欲歸  
儒何用逸墨

縣圃蕭雲舉書



幼博墨讚

玄耶蒼耶孰為之色雲耶烟耶孰為之質匪色而色匪質而質韜光掩采抱雌守黑夫亦含至德之精而托意冥寂又胡代結繩之理而松滋受職緊色與質乃復有赫

南樂魏廣徵書



程君房墨質有序

余友人程鴻臚幼博先生幼好墨擅昌言之癖所藝煙和膠鈔廷珪之製不佞交幼博且久其製墨而遺不佞若效歲賦焉表裏如一絕類其為人玄德茂矣其同里人竒觚氏方甲貧而給事幼博幼博極憐愛之推食與

食解衣與衣已資墨業與業久之輸  
攻悖德滋甚且以司馬引重橫獵時  
名反噬而中幼博幼博始復業墨以  
其季君房行破大墨之奸供四方利  
用也

今上冲季入聖宸翰天藻上追  
二祖

文宣之遺尚方進御萬機揮灑新葩稱  
良者三商家君房其選也方甲詭取  
而妄承之以豔仕林罔縉紳不自知  
其為壟斷為盜俠古有賤丈夫者未  
足賤矣夫新都故以墨名自唐始入  
國朝二百餘年嘉靖為盛嘉靖中作者  
未易僕數君房擅場

聖鑒及之良有以耳竒觚氏何稱焉竒  
觚氏利則趨蠅頭媚則掉狐尾聲則  
假席威伎則肆蠱毒施二驕哆于皮  
相依附于辭客其售奸作偽遠欲動  
遐服罔王公大人乃識者則饒辨焉  
若墨譚紀中凡數十則卑其墨與糝  
等邢侍御子愿之言是也近欲掩里

開欺五尺童子如用之奸狀畢露若  
性理小辨中大加醜抵詹太史東圖  
之言是也兩君子皆賞鑒家大誣竒  
觚氏敗度竒邪媿死無地而且譜之  
圖之欲以信今傳後耳目誰為塗哉  
夫倂迹可斲而的然日亡本實可久  
而裒然日著要以墨名家君房正矣

夫不有所掩則不見真不有所角則  
不名君房故近侍臣獲剡雲漢之章  
九子三臺良足品試註誤屢載白且  
有日將乘墨乘而出奇觚氏遠退舍  
矣司會之灑美惡不嫌同辭而贊有  
專致余故贊君房墨而特著其事為  
藝林誦之贊曰

豕豨兮煙膏麋鹿兮漆膠  
席豹兮囊韜蚪蚪兮畫  
猫龍蛇兮頽毫趙璧兮  
自高周璞兮毋殺托墨苑兮久要珍  
華袞兮餘褒

耽瑞山人江東之著

沈氏  
早朝

氏丑  
確木



甘泉里人詹舜臣書



程君房墨苑贊

方外司馬亢心世滓睠茲淪蘊游于大  
白作濁世觀已乃返而尚玄新都墨者  
以墨造烏稱曰在用能含惟緇能涅繫  
德之宅亦玄亦漠斯稱不恣墨之用世  
善矣司馬氏試測其外理闇然玄著覲  
其內光深而晦照其為余識墨因為之

贊曰

玄則尚白羗維守黑維執圃是式藻則  
哆德羗維處嘿維藏室是則其攷精而  
囊豹文則蔚如含光而吐犀神則瑩如  
是之謂墨之用而儒之徒墨乎儒乎世  
以為君房吾以為罔象之珠

江夏丁應泰



程幼博先生墨贊

今天下製墨盡出新安嘉靖間羅氏殫  
其工力以媚權相是時貴重比于黃金  
而幼博自少季即好是技神會其妙擲  
羅氏墨而賤之曰豈有人品污下而技  
高者耶宜乎其止此也遂深得調煙合  
膠澹加以精密賞寄獨專無論在貨貿

之外且不徒欲獵名高而已者僚九郢  
斤稽琴阮絃有游戲三昧在焉其玄靈  
一種寶異如彛鼎珠玉夸示異代矣幼  
博有節俠能文章至心雅逸其卑視權  
門之隸也有由哉

宣州梅守箕季豹父



墨苑讚



尔惟玄詎測其然尔惟守

是以能久借於楮生需於

毛氏律地徑天厥績曷紀神

哉鴻臚不龜三昧象昇神好

觸物連類質有其文宗工極  
技法尔之膏傳我腹筭

中矣薛明益



程君房墨贊

煙出虛積迺德和其光守

其黑厥性黯黯而匪所飾

厥用徐徐而匪可亟倏而

雲霞倏而龍蛇因物賦形

與時變化是以見賞於大方之家

山陰張汝霖



多博墨贊

松烟孕秀藜火分華池邊濯

錦夢裡生花洞雲墨妙顏

皇書并漚潤豪芒固寫奇

蕙華簪玳瑁硯帶純銀張

永所造供御罕倫吸受卷箋

浙濱芳淡揚子草玄老生知  
白蠅頭點儻魚腹藏書翰落  
燮絢水素蒨趨以彼雕鐫成  
竅絕恢袖氤氳三年不滅

杭州林表書

